



白  
花  
火

寡人有疾，其名相思。爱卿你是知，还是不知？



随宇而安·著

# 寡人有疾

求温良贤惠的爱卿包养  
一起去私奔啊！！

果然没有【哔——】的皇帝伤不起：  
君要臣死，臣咬了寡人中指啊！  
寡人的话像放屁，寡人的圣旨比草纸还不如！  
乱臣贼子都敢上头来了，欺君犯上啊有没有？！欺师灭祖啊有没有？！  
史上最苦逼皇帝——寡人是个姐儿啊！

《老谷有喜》续集  
随宇而安再续亡命  
搞笑经典之作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随宇而安·著

# 美人有疾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寡人有疾/随宇而安著.--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112-2061-5

I.①寡… II.①随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0047号

## 寡人有疾

---

著 者: 随宇而安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---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945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[gmcbs@gmw.cn](mailto:gmcbs@gmw.cn) [zhuangning@gmw.cn](mailto:zhuangning@gmw.cn)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---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50千字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061-5

---

定 价: 21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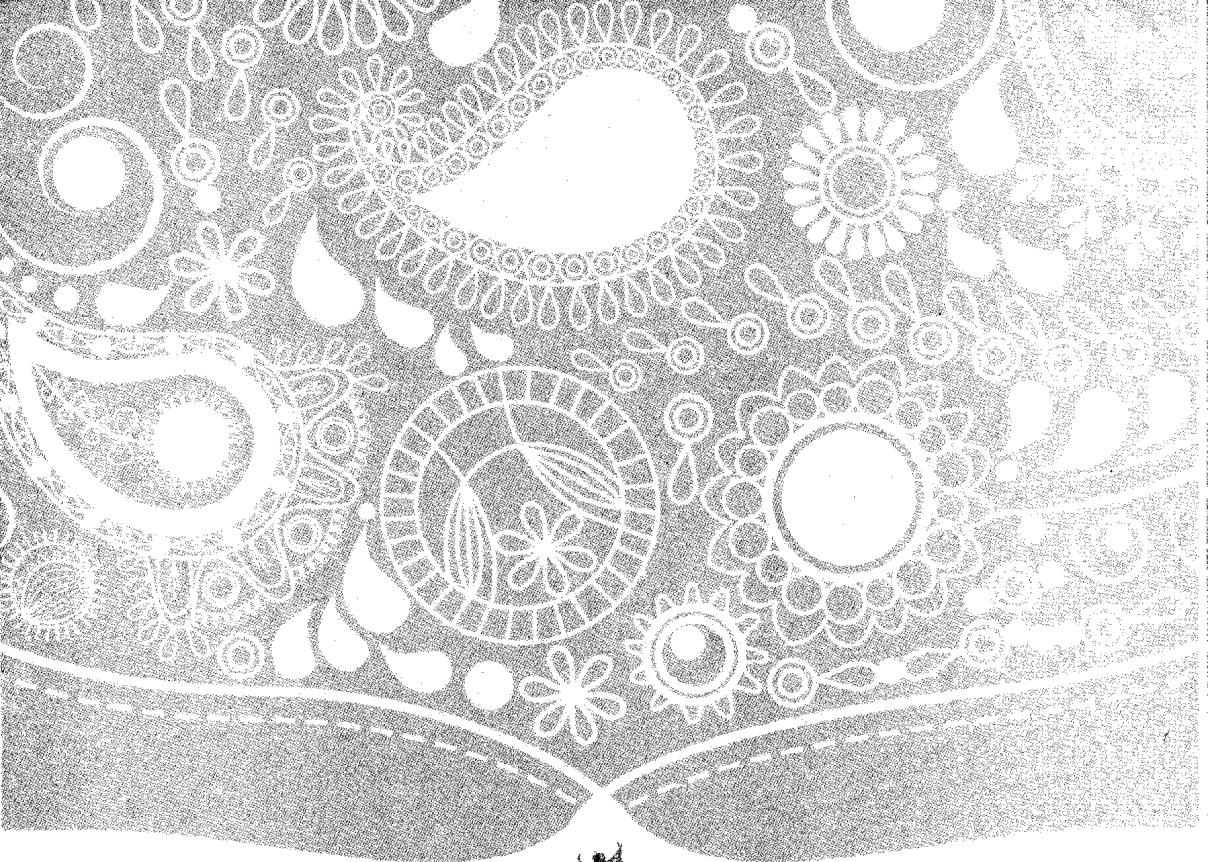
## 目录

## contents

GUAREN YGU JI

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【第一章】 | 据说，寡人太好色                     | 001 |
| 【第二章】 | 爱卿，给寡人笑个                     | 029 |
| 【第三章】 | 苏昀入内阁，裴铮入后宫                  | 059 |
| 【第四章】 | 陛下，请自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87 |
| 【第五章】 | 裴铮可入画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7 |
| 【第六章】 | “不要脸”，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             | 135 |
| 【第七章】 | “叫铮哥哥都没用。”裴铮叹气，<br>“这个真不会……” | 157 |



## 目录

## contents

GUAREN YOU JI



【第八章】	挑挑拣拣，到最后仍是孤家寡人一个	181
【第九章】	婚前恐惧症	203
【第十章】	就体力而言，他比较适合当天下男性楷模，而我是天下女性的耻辱	231
【第十一章】	我要让你的一生背负满不能推卸的责任，我要和儿女一起绑着你，再苦再难，为了我们你也要活下去。	259
【番外一】	琼林宴·裴笙	287
【番外二】	念念不忘	288
【番外三】	秘密	291
【后记】		295



## 第一章

据说，寡人太好色

据说，寡人太好色 〇二

### 【一】

据说，寡人太好色。

这话寡人活了十八年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，但又一次听到，仍是惆怅得很。

小路子义愤填膺，作势欲起：“陛下，那些人太猖狂了！于天子脚下竟敢如此非议君上，让小的去将他们拿下！”

我无奈地摆摆手，扯出一丝看似不甚在意其实还是有点内伤的大度微笑。

“罢了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让他们说去吧，寡人无愧于心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我垂下头，别过脸，看向窗外的街道，摸了摸自己的手背，自我安慰道，“昔日邹忌劝齐桓公纳谏，曰能谤讥于市朝，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。以此说来，外间那些谤讥寡人的，也该受赏。这样吧，小路子你去跟茶馆老板说，今日的茶钱都由我们付了。”

小路子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，道了声“喏”，出了门去。

门一打开，那些声音瞬间放大了数倍涌进来。

“所以说啊，龙生龙凤生凤，明德陛下是个明君不错，不过将满朝文武凡有点姿色的青年才俊都纳入自己的后宫也是不假，你们说当今圣上还能是个吃素的？”一男子高声笑说。

人活着，难免为声名所累。

我活着，却是为母亲的声名所累。

她身为陈国第十八任女皇，有五个夫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不过她不知收敛，给五个夫婿都封了官摆朝堂上去，旁人却不知内情，只道她是将朝堂上有姿色的才俊都揽上龙床了，纷纷谴责她有辱斯文。

其实那也是她的事，又与我何干？偏偏还有一群人附和。

“就是就是。五年前，咱皇上才十三岁是吧，琼林宴上就将探花郎逼得跳太清池以求清白。逼迫未遂后还将人调离京城贬谪边疆，你们瞧，这真是伴君如伴虎啊……”

逼迫未遂……

寡人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低头扯着衣袖，刹那间有些无语凝噎。

想当年，寡人豆蔻年华，天真少女，那探花郎二八少年，芝兰玉树，寡人心未动手未动不过眼皮一抬，那俊俏少年便举身赴太清池了——寡人连他长相如何都未曾看清，大庭广众之下，离他也尚有十步之遥，这逼迫一说也未免太怪力乱神了。

“如今朝中才俊，当属裴相苏卿，你们说，陛下会朝哪个下手？”

然后便是齜齜的笑声……

所幸小路子拦得及时，没让我听到后面不堪入耳的猜测。

难得微服出访一趟，想听听民间疾苦，谁知听到的却净是这般的荒唐鬼话，想来我大陈的百姓在寡人治下都幸福得很……

小路子回来后将门带上，弯腰问道：“陛下，这地方三教九流泛滥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”

我忧郁地点点头，起了身来，跟在小路子后面从偏门出茶馆，回到南门大街上。

正是午后光景，太阳半倚在崇德宫上方，影子拖出短短一截，因是春末时分，天气回暖，街上行人也多了起来，穿着五颜六色的春衫，一看那花俏的款式便知是出自我母亲之手。

我大陈之繁华尽现于帝都，帝都之繁华又尽现于南门大街。南门大街直达宫门，大臣们上朝都要经过此处，五里长街，行人行道，车行车道，井然有序。街道两旁开满了店铺，是帝都出了名的销金窟。由南门大街中段左拐，过了通天桥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安静。

一种沉稳低调的奢华、不动声色的高贵。

通天桥这边的白衣巷虽然只有短短三里，却住满了当朝权贵，四品以下的官员皆没有资格住在此处。

也是，五品官员谁受得了左边住着当朝丞相对面住着铁面国师。

到了国师府门口，小路子上前拍了拍门，立刻便有人应门了。

“谁啊？”那人开了门，狐疑地打量了我们两人，目光从我面上扫了一眼，顿时呆住了，“陛……陛下……”

我微笑点头：“听说国师卧病在床，寡人特来探视。”

不愧是国师府的下人，看到是寡人亲临也没吓得方寸尽失，稍稍定了心神便躬着身子把我们领了进去。

“老国师是得了什么病？”我问那小厮道。

“回陛下，国师大人感染了风寒，太医嘱咐要多休息两日。”那人恭恭敬敬地答道。

“我这是微服私访，你们无需拘谨。国师既然身子不适，就不用出来迎接了，带我去看看他就是。”

国师也将近七十高龄了，四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将一生都献给了大陈江山。母亲退位前便对我说过，待国师要如待祖父一般尊重，祖父病重，我这当孙女的自然要来问候一番。

早已有人先去通知了国师，我到的时候国师已和衣起身，方要拜倒，便被我双手托住。

“国师带病在身，不必多礼！看座，看座！”

后面小厮机灵地铺上软垫扶国师坐下。

我细细看了国师几眼，心中慨叹岁月催人老，记忆中，他还吹胡子瞪眼睛罚我抄着四书五经，谁知一转眼我长大了，他也衰老到这般地步了。或许也有还在病中的原因，但看他面色泛黄，手也微抖的模样，只怕也是到了离休的时候了。

就因为他一心为国，从未为自己考量过，这话我才始终说不出口，怕说出口了，反而激怒他。

“陛下日理万机，还来探望老臣，老臣不胜惶恐……”国师激动地说了一句，喘了两口气，又问，“陛下，奏章都批完了吗？”

呃……

我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：“国师染病，应安心休养，朝中诸事先放一放，不急不急……”



“不急？”方才还有些混浊的老眼这时陡然瞪了起来，“陛下何出此言！北方春旱未过，南方又有大水，这些事如何能不急？京杭漕运修缮费用亏空八十万两白银，赈灾粮草未能及时到位，责任未究，公款也没追回，这也不急？陛下，老臣年事已高，不能时刻辅佐陛下左右，但明德陛下将您托付给老臣，老臣自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如果为了探视老臣而耽误国家大事，那老臣百死难辞其咎！老臣，老臣……”说着左右张望一下，认定了门柱，起身就要撞柱子！

“快拦住！”我吓得跳了起来，下人急忙围了上来把他拉回座位上，我哀叹了口气，站定了身子走到他跟前，低头认错：“国师说得是，是寡人疏忽了。事有轻重缓急，大事急事寡人自然不敢贻误。春早已发了粮草赈灾，又让工部派了人去兴修水利。南方洪涝也已派了官吏去堪灾救灾。漕运亏空一案，廷尉府正在审理，粮草暂时改由陆路运输，漕政改革之事，交由内阁草拟章程。”

听我将事情一一解释了一番，国师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陛下勤政爱民，乃百姓之福、大陈之福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这也是为君本分。”我也客套地谦虚一下。

国师上下打量我两眼——本来作为一个臣子，如此打量君上实属不敬，但他看我那眼神就像看着外孙女，我心头一暖，也不会多计较什么。

“这一转眼，陛下也已……十八了吧？”国师欣慰地看着我，“如今的陛下，终于可以独当一面，老臣也能安心去见大陈列祖列宗了。只是在老臣去见列祖列宗之前，还有一个未完的心愿，希望陛下成全。”

我心里疼得慌，忙道：“国师的心愿，寡人自当满足，只是别说不吉利的话。”

国师叹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陛下已是双九年华，后宫却仍然空虚。儒家有云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如今天下已平，陛下却尚未成家，六宫无主，则阴阳失衡，乾坤不正，恐怕会危及社稷。陛下为万民表率，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行差踏错。”

我早该想到，会是这一件事……

讷讷地，收回手负到身后，我踱步到门口，背对着众人。

“国师所言极是，寡人也明白其中道理。只是……良缘难觅……”

我姓刘，名相思，从我十三岁那年登基为陈国第十九任女皇开始，就注定了是“寡人”。

当皇帝，不是“孤家”，就是“寡人”。

我大陈有过一段内外交困的日子，但自从我的母亲登基后，对外平乱，对内

革新，到了我接手之时，已是一派升平景象。北方凉国退避三千里，年年纳贡，南方闽越俯首称臣，归入版图，朝中百官忠心耿耿，贤能辈出，才俊不少。

只是有一点不尽如人意——凡是贤臣、能臣，皆害怕与圣上有不清不白的暧昧关系，被史官大笔一挥，安上“佞臣”的名号，能力再强，最后也免不了落个以色事君的不良记录。

想崇光元年那届科举的一甲进士，因出了探花郎那出闹剧，自此以后，但凡想在政事上有所作为的莫不蓄起长须明志，到后来因有长须的人多了，没长须的便成了异类，仿佛是有心要攀龙附凤一般，难免地受了长须党的歧视，为表清白，结果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……

只除了百姓口中的“裴相苏卿”。

“陛下此言差矣。”国师反驳我说，“陛下有传承皇室血脉之责，岂能顾念儿女私情？老臣没几年好活的了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为陛下将此事办妥，方不负明德陛下所托！”

有句话在我心头翻来覆去了许久，我嘴唇动了几下，终于还是没勇气说出口，只有叹口气，一挥袖道：“罢了，此事他日再议。”

身为女皇，也有万千痛苦难以对人说。

男人娶妻，可以娶贤、娶美，寡人择婿，却不能只看外表。一个徒有其表的男人，纵然有倾城之色，时间久了也会看腻。但是有才能有才华的男子，多半有些清高，又有谁愿意入宫门，活在女人名下，埋没一生？

我母亲能有世间难觅的五个男人相伴一生，那是她的福气，我却不是她。

我郁郁寡欢地从国师处离开，走到中庭便远远看到回廊那边闪过一抹墨兰，不由得站定了，看着那抹墨兰穿过回廊，走到我跟前停下。

“陛下金安，微臣有失远迎。”来人微笑着见了个礼，虽是请罪，却是不卑不亢。

我亦微笑以对：“看苏御史行色匆匆，似乎是有要事在身？”

“回陛下，漕银亏空一案又有新进展，微臣正要前往廷尉府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今日旬休，也难为苏御史仍为公事操劳。寡人正好出得宫门，便与你一同去廷尉府看看。”

他略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恢复常态，点头道：“是，陛下请。”

我与他一同朝外走去，随意道：“既在宫外，你也不必拘谨。我不以寡人自称，你也不必一口一个陛下。”

他虽也答了一声“是”，也没有再称呼我“陛下”，却同样也没有说出我想

听的那两个字。

相思。

我希望他唤我的名字。

累世公卿之家，书香门第之后，国师的得意传人苏焕卿。

十三岁那年的琼林宴上，隔着无数青年才俊，我却只看到了太清池那畔的一抹淡绿剪影，方知何为真正的芝兰玉树。

苏昀，字焕卿。

满朝文武都蓄起了长须，他却不甚在意，笑曰：“心中无鬼，何必白日贴符？苏家家训，不结朋党，即便是‘长须党’。诸位雅兴，恕苏某不能相陪了。”说罢摇头浅笑离开，留下一群脸色不善的长须党人。

年少扬名，十八岁高中状元。有人说他君子端方，温润如玉，有人说他孤高自傲，目下无尘，可在在我看来，那都不是我心目中的苏焕卿。我心目中的苏焕卿，是我十岁那年，陪我在太学府外罚站的那个少年。

国师说：陛下该成家，该立凤君。

我只想问一句：可否立焕卿？

焕卿，相思……

若能听他唤我一声相思，那该多好。

## 【二】

廷尉府离国师府不远，但因赶时间，便派了两顶软轿出来，不过片刻便穿过长街到了廷尉府，一下轿，看到停在我们前方的马车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暗叫不妙。

苏昀亦是眉头一皱，回头向我看来，用眼神请示我。

我既怕里面那个人，又喜欢外面这个人，既不想见里面那个人，又舍不得离开外面这个人……

罢了罢了，我硬着头皮笑道：“今日真是巧了，打了商量似的都来了廷尉府。”说着先提步进去，苏昀跟在我右后方道：“是因为这里有值得来的好处。”

于他而言，好处是漕银亏空案的证据。

于我而言，好处是他也在这里。

于裴铮而言，好处又是什么？

目光在接触到堂上那人似笑非笑的凤眸时，膝弯如有所觉似的麻了一下，让

我几乎向前扑倒。

凤眸的主人今日一身紫黑直裰，紫色尊贵，黑色庄重，满朝才俊说少不少，但也只有他一人能完美诠释这两种颜色背后的含意，让人知道何为——当朝一品！

见我和苏昀进来，那人手中一柄玉骨扇就半合起来，颇有节奏感地轻敲着左手掌心，那一下下倒像是敲在我心头，让我的心跳猛地沉重起来——这人我是知道一点的，算计人的时候未必敲扇子，但敲扇子的时候定然在算计着人。

我强作镇定装出一个“帝王式”的高高在上的淡定微笑：“裴相也在这里？真是巧啊。”

“是巧啊。”那边不冷不热，不卑不亢地回了三个字，俊美得有一丝邪气的笑容让我不寒而栗。这人明明是白衣出身，却比苏昀还多了三分浑然天成的贵气——果然是穷奢极欲的奸臣、贪官！

裴铮见我和苏昀同来并没有表现出惊讶，事实上，我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惊讶之情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
“陛下。”裴铮坐在内堂上座，此时缓缓踱到我跟前，行了个礼，“陛下今日怎么得了空来廷尉府视察？”

我干笑一声道：“听说漕银亏空一案有了新进展，证人已然落网，寡人便跟来看看。”

“跟？”裴铮眉梢一挑，目光从我面上滑过，扫了苏昀一眼，客套地笑道，“原来是去了苏御史府上。”

苏昀微笑回视裴铮：“裴相日理万机，竟然连廷尉府的内政也要过问，实在让下官惭愧。”

岂止是廷尉府内政，便是寡人的私事，他也要干预的。我悲愤地想。

我朝到如今算是太平盛世，但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和谐音，用民间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君是淫君，臣是权臣”。

寡人这个“淫君”委实是被冤枉的，他这个“权臣”却是实至名归。寡人十三岁登基之时，他在九卿里还只是崭露头角，当时的丞相仍是我父君，内阁是由母亲钦点的四位顾命大臣组成。到十五岁及笄，父君隐退，他便以丞相高足的身份上位，发起了“崇光新政”，曰革除旧弊，反腐反贪。彼时我仍年少天真，只当他还和小时候一样处处为我着想，便给他放了特权，谁知这权力就像出了阁的闺女，一放便收不回来了。一年内，四位顾命大臣尽皆归隐，两年间，朝堂大清洗，元老几乎都下了台，全换上了他的门生。如今的内阁，虽说有五人，却只有两个声音，一个是国师，另一个就是他。

可以说，崇光新政之后，偌大的朝堂上，再无一人能与裴铮对抗了，包括寡人。

每想到此处，寡人便惆怅得很哪……

此刻，裴铮要到廷尉府提人，苏昀兼任廷尉一职，漕银亏空一案本也是由他全权负责，自然寸步不让。我很是欣慰地在一旁看着，心道我看中的人，果然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，比寡人这个“淫君”有担当得多了。

“此案由廷尉府负责，犯人理当留下，裴相要强行带走罪犯，眼里可还有陛下，可还有王法？”苏昀双目如炬，直直地盯着裴铮。

被点到名的我心上抖了一抖，果不其然，裴铮向我看来，似笑非笑道：“那陛下如何说？”

我被看到心里发毛，苏昀也同时转眼看我。若平时他能这般凝视我，我定然心神荡漾、遍体酥麻，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，只是此时此刻，另一人也同样望着我……

我左右为难，搓了搓手，沉思片刻道：“其实吧……这犯人的供词只有一份，在丞相府提审和在廷尉府提审又有什么差别呢？”

“陛下！”苏昀眉心一皱，眼中闪过失望，看得我揪心。我真真怕极了他的眼神，午夜梦回都告诉自己，便是为了他的欣慰，我也要当个明君。

阻碍我当明君的奸臣——裴铮嘴角一勾，眼底的笑意又浮上三分。

我咽了咽口水，继续道：“既然在哪里都没有差别，那还是由寡人带回宫审问吧……”

苏昀一怔，随即嘴角笑纹缓缓荡开，看得我的心也荡漾了一把，忍不住嘴角勾了起来。

“陛下所言极是。”

裴铮不置可否地瞥了我一眼，双手拢回袖中，唇边笑意不减，只是含意有些许不同。他走到我跟前，在高大的身影笼罩下，我顿时有些呼吸困难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忽地手腕一紧，却是被另一人拉着护到身后。

“裴相，君臣有别。”苏昀将我护在身后，挡在我与裴铮之间，我愣愣地看着他的后背，又低下头来，看着他握住我的那只手——被握住的地方，仿佛被火点着了，那温度直烫到了心头。

寡人这趟出宫，值了……

没有听清他们二人说了什么，待听到裴铮冷哼一声，我才反应回来，扬起头越过苏昀的肩膀看到他的眼睛——似乎不怎么愉快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陛下也该回宫了吧。”裴铮淡淡地道，“既然陛下要亲自审问犯人，那微臣自当从旨。犯人自有苏御史押往崇德宫，至于陛下……还是由臣亲自护送比较安全。”

呸！就他被行刺的次数来看，被他护送走鬼门关的几率还大些。

但他既已退让了一步，我若再得寸进尺，激怒了他，只怕后果不堪设想。

见好就收，寡人还是懂的。

这时苏昀已松开了手，我有些失落地暗自叹了口气，又有些回味地摸了摸被他碰触过的地方，这才自苏昀背后走出，对裴铮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便有劳裴相了。”又转头对苏昀道，“那罪犯便由苏御史押解了。”

苏昀躬身道：“微臣遵命。恭送陛下。”

裴铮在一旁看着我，笑得有些意味深长：“陛下，请吧。”

我勉强点头微笑，跟着他上了马车。

裴铮的马车极好认，谈不上极尽奢华，却是我坐过的最舒适的马车，不像其他马车那样颠簸得我眩晕酸痛，恶心想吐，这马车轮行进得平缓，里间又尽是软垫，还熏了宁神香，让人舒适得昏昏欲睡。

我背靠在软垫上，几乎整个人陷了进去，眯了眯眼睛，开始有些犯困。

可是对面坐着的那人让我如坐针毡，难以安眠。

“陛下今日微服私访，是为了看国师，还是为了看苏御史？”裴铮倚在一边，挑着眉看我。

我打了个激灵，坐正了身子，扯扯衣袖淡定地道：“国师为国操劳，卧病在床，寡人理当前去探望。”

虽然明知他绝不会相信，但我仍是要这般回答。

当年的琼林宴上，谁都以为我是在看那探花郎，只有裴铮发现了我的秘密，在琼林宴因探花郎落水而乱成一团时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似笑非笑地附到我耳边说：“苏焕卿确实一表人才，陛下可是犯病了？”

当时吓得我手一抖，酒洒了一身，他却施施然远去。

国师苏秦，四朝元老，累世公卿，往上数还有开国功臣。别人家死了人都埋在土里立个碑，他们家的却要挂在墙上供人膜拜，便是所谓的一门忠烈。到如今只剩下苏昀一人身系苏家的使命，苏家家训里赫然有两条——不结朋党、不媚君上，苏秦指望着苏昀当个贤臣、能臣、忠臣、名臣，我又哪里敢流露出一丝不轨，让他沦为佞臣……

满朝文武，近身官人，无一人猜得到寡人的心意，却让裴铮一眼看穿天机。

寡人怕他，是真怕，只因他的师傅强过我的师傅。

我的师傅是国师，他的师傅却是我的父君。我有五个爹，其一是前任丞相，其二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也是武林盟主。裴铮是我生父收养，又由父君培养成才的。父君乃明德朝中第一文臣，却还说裴铮文武双全，青出于蓝，能得父君如此夸赞的人，我怎能不怕。

本来，我也该认父君为师，但母亲和几个爹爹后来都觉得父慈女恶，须将我交由别人管教，这才让我拜了国师为太傅。对此我倒也没有怨言，若非如此，我又如何能遇到焕卿……

只不过，一个是我的师傅——国师的孙子，一个是我的父君——丞相的徒弟，茶馆里那些人说什么“裴相苏卿”，殊不知哪一个，都不是寡人下得去手的。

裴铮说：“陛下早已过了适婚年纪，苏御史今年也二十有三了，听朝中同僚说，说亲者几乎踏破了苏家门槛。”裴铮顿了顿，睨着我轻笑道，“陛下难道就不担心？”

我正襟危坐道：“个人事小，寡人一心为国，无心挂念婚事。苏御史光风霁月，处处以国事为先，寡人甚是钦佩。”

裴铮又道：“可惜啊，苏御史至今仍未点头，听说是早已心有所属……”

我被他那意味深长的尾音震得心口一荡。

心有所属——是谁？

我偷眼看他。

他却作势撩起车帘，看向车外：“已快到宫门了。”

我捏了捏自己的手心，装作随意问道：“不知苏御史心属哪家闺秀？寡人若知晓，自当为之赐婚。”

裴铮瞥过我，嘴角噙着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：“陛下真想知道？”

我轻轻点点头，心想反正他都知道我的心思，承认一下也无妨。

他放下帘子，俯身向我靠来，我附耳过去，便在这时，马车忽地刹住，我重心不稳地向前扑去，感觉到一丝凉意擦过我的脸颊，心下颤抖了一把，整个人滚进他怀里。

我听到头上传来一声低笑：“陛下这是在投怀送抱吗？”

我慌慌张张从他怀里挣了出来，扶了扶发冠，干咳两声，感觉脸上有些发烫。

“裴……裴相说笑了。”

“陛下，大人，到宫门了。”外面的人通报了一声。

“我……我走了！”我急急忙忙地跑下车去，带着小路子左脚赶着右脚往宫门里走去，待走到宫门口，才想到还没来得及听那个答案，于是回过头去，看到马车还在原地等着，裴铮倚在车门边上，双手环胸向我这边看来，我眼力并不算太好，但隐约察觉到了他嘴角那抹戏谑的笑。

我心里一慌，又是一恼。心想罢了，另外找谁问问不是一样？明知道他最爱戏弄于我，结果还是着了他的道！

想及此，更加迅速地逃离此地。

回到御书房已是日落时分，小黄门通报，说廷尉府那边把人送来了。

“可是苏御史亲自带人来的？”我问了一句。

“回陛下，苏御史将人带到便离开了，只留下了罪犯的资料。”说着让人呈了上来。

我有些失落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摆摆手让人退下，又吩咐道：“先把人收押好了，寡人明日再审。”

今日身心俱疲了。

我摊开卷宗，看了一下资料。这资料是苏昀亲笔书写的，字体一如其人清秀，让我看了也精神。

遭银亏空八十万两，追究下去涉案官员达三十个以上，从九品到当朝一品均难逃干系。主犯据说是贺敬，贺敬原是大司农，掌管国家财政和均输漕运，后来外放当了两州刺史。案发之后便不知所终了，而现在自投罗网的证人兼罪犯，却是他的小儿子——贺兰。

“小路子啊……”我心烦地捏捏眉心，小路子弯着腰上前来赔笑道：“陛下，您累了吗？”

是累了。

裴铮和苏昀都在找贺敬，现在找不到贺敬至少找到贺兰了，可是事情会不会变得更麻烦？

不管了，这等麻烦事还是交给国家栋梁去做吧，母亲说过，衡量一个皇帝能力的标准不是看她有多聪明，而是看她能让多少聪明人尽心为她做事。显然她在这点上做得比我好，不过她可是用了感情和婚姻作为交换啊……

说实话，其实我不介意色诱焕卿的。

可是想想都觉得羞涩啊……



### 【三】

喀喀，我打断自己那些龌龊的念头。

“准备一下，寡人要就寝了。”我收了卷宗，伸了个懒腰，明日还要早朝呢，到时候肯定所有人都关注这个问题了。

小路子应了声“喏”便下去了，走到一半又停下脚步，回头道：“陛下，莲姑姑进宫了。”

我一怔，随即跳了起来，怒道：“怎么不早说！莲姑在哪儿？”

小路子慌忙跪下：“莲姑姑刚才进宫，先去了内府库，说马上就来。”

“去去去！”我一挥袖子，往外跑去，没跑到门口就看到我莲姑了。

“莲姑！”我迎了上去挽住她的手臂，亲昵地蹭着她，“莲姑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让人通报一下？”

莲姑笑着摸摸我的脑袋：“你有事要忙，我便没让人搅扰你。”

我陪着她在一边坐下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得了空进宫了？我母亲那边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就是嘴馋了，你二爹让我进宫来取些凉国进贡的瓜果，你五爹也要些雪莲灵芝，我便去了一趟内府库，也帮他们来看看他们家豆豆过得好不好。”

豆豆是我的小名。大名相思，小字红豆，乃称豆豆。

我母亲不但是个懒鬼，还是个馋鬼。女人嘛，做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她有五个好夫婿，什么事都有别人帮她想到办到，她这个明德皇帝当得已是清闲了，却还不满足，非要退了位去当太上皇，还把我五个爹一起拐跑了，跑到云雾山建了别院，一年里也难得回来一两次。

莲姑原是我二爹身边的得力干将，后来天下安定，她便被派来照顾我，她待我如己出，我亦唤她一声姑姑。

这个姑姑，比母亲靠谱得多。

“莲姑，你留下来陪陪我吧。我一人在宫里，很是孤单。”我抱着她撒娇。

莲姑微笑道：“既如此，选几个秀男吧。”

我猛地呛了一下，不敢相信地抬头看她：“莲姑，你……你怎生说得这般话？可是我母亲让你这么说的？”

莲姑轻轻捏了下我的脸蛋，笑道：“你几个爹都这么说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都已经十八岁了，正是女子最好的年华，一个人守着崇德宫，未免太寂寞